

明
季
遺
聞

明季遺聞卷二 南都

江左鄒

漪流綺難

崇禎十七年三月賊李自成逼京師南京兵部尚書
史可法督兵勤王四月十二日聞京師陷先帝殉社
稷南京府部科道等官會議推戴討賊時惠王桂王
逃遠難至潞王福王周世孫各避賊舟次淮安潞王
人望所屬倫序稍踈鳳陽總督馬士英移書可法及
署禮部兵部侍郎呂大器等請奉福王爲帝可法大
器持不可二十七日右都御史張慎言戶部尚書高

弘圖詹事府詹事姜曰廣。史科給事中李沾。河南道御史郭維經。誠意伯劉孔昭。司禮太監韓贊周等。復集朝內會議。獨大器後至。議不決。孔昭沾贊周力持之。遂以福王告。五月初一日。王入京。以內守備府爲行宮。各官朝見。靈壁侯湯。許奏戶部。勸節語。過激。大器以非對君禮呵之。御史郝彪。佳奏綱紀法度爲國之本。李沾等言朝班宜肅。彪佳又言宜早頒大號。敬天法祖。諸事允之。各官退議。宜先監國。後登極。孔昭請卽正位。彪佳言監國名極正。益彰賢德。

示謀讓使海內知無因以得位之心俟發喪擇言怒
大寶布告天下爲當禮部魏國皆然之乃定以初四
日監國十五日卽位改元弘光召可法弘圖士英入
閣辦事又用姜曰廣王鐸俱爲大學士改慎言吏部
尚書士英掌兵部弘圖掌戶部事可法請督師江北
士英專國墜火罷吏部左侍郎沾太常寺少卿維經
應天府丞進贊周司禮監秉筆餘各加恩有差起徐
石麟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國維兵部尚書協理戎政
周堪廣戶部尚書領錫疇禮部尚書黃道周何楷張

有譽王心一、何應瑞、高倬、解學龍、賀世壽爲各部侍郎。劉士禎、侯峒曾、鄭瑄、許譽卿爲各寺卿。而一時人望建言科道章正、袁熊、開元、姜珠、莊燾、袁世、馬兆、義、楊時化、詹爾、選李樸、張瑄、鄭友、玄、喬可聘、李日輔、李長春等原官起用。徐汧、曹勳、吳偉業俱以少詹兼侍讀學士。名賢濟濟，布列朝端。于是設立屏籬，陞左懋第、會都御史，巡撫應安、田仰、會都御史，巡撫淮揚。調總兵官鄭鴻逵、黃蜚鎮守鎮江，鄭彩分管水師。吳志葵駐防吳淞，黃斌卿駐防上江，勅御史祁彪佳等

亦高兩
停于進取
之意悉以
即做古條
旗法亦備
非大河以
北開屯設
府世堂與
之內而遷
以海陸通
之

分行安撫江浙設淮揚徐泗鳳壽滁和四鎮以總兵
官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海邳沛貢十一州縣隸之
經理山東一帶總兵官高傑轄徐泗駐泗水徐泗皆
毫豐碭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開歸一帶總兵官劉良
佐轄鳳壽駐臨淮壽潁等九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
帶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暨巢蕪爲十一州
縣隸之經理尤圓一帶每鎮領兵三萬人本色米二
十萬折色銀四十萬悉聽各屬自行徵取晉得功侯
爵封陳興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得功素忠

濟南回忠
勇若壯年
亦助旅也
守病在年
揚州而失
人心耳

勇建功河北與寧南伯左良玉先得封良玉恢復湖
廣并晉侯爵傑降賊也有號勇各稱鹹山鶴舊與閻
賊同殺閻掠得邢氏以其貌美嬖之屬傑護內營傑
與氏通挈之來降陝督洪承疇撫御有恩能得其用
及孫傳庭繼任令傑與白廣恩爲前鋒二將各不相
下遂潰潼關不守傑由山西河北率兵南下大肆劫
掠抵揚州揚人罷市登岸城守傑攻之多殺掠淮撫
黃家瑞守道馬鳴騶集衆議事進士鄭元勳與傑善
爲言當事請放高兵入城衆譁其指元勳爲高黨謂

經古取勝

不殺元勳。城不可守。遂殺斬之。城樓傑恨。攻益力。可
法出解之。久之。始移駐斥州去。良佐開鎮臨淮。士民
不服。互訐。得功薄廩。又提兵與傑爭淮揚。戰不勝。以
太僕少卿萬元吉監江北軍。解之。元吉賂得功。書期
其戮力。王室得功自明。無他。欲聯絡各鎮。鼓勇殺賊。
元吉以得功書馳示傑等。始罷兵。隸傑可法。標下爲
前鋒總兵官。吏部尚書張慎言薦用。原任大學士吳
姓。吏部尚書鄭三俊詔赦。姓罪。陛見三俊。候另議。二
十三日早朝。劉孔昭約諸勳臣。呼大小九卿科道於

廷大罵慎言欲逐之去。謂雪奸除兇防江防河舉朝臣子全副精神宜注于此。乃今日講推官明日講陞官不及武。臣結黨行私所薦吳姓有悖成憲。又言慎言原有二心。告廟定策阻難奸辨。不可不誅。慎言立班不辨。御史王孫蕃訐孔昭先帝裁文操江歸武。搽江亦未見作何事業。且吏部職司用人除推官陞官外別無職掌。喧爭殿上。高弘圖言家臣自有本末。何遜殿爭。明日孔昭請疏糾叅。慎言具疏求去。李沾又言孔昭擁戴有功。文臣啟事屢登。武臣封爵未定。所

天何國好

以有殿上之爭兩解之。於是高弘圖、姜日廣相繼乞
休。言文武官各有職掌，即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
之權。今用人乃慎言事，孔昭一手握定，非其所私。即
謂之姦。臣等皆贅員矣。慎言薦姓，助臣知爲不可。臣
不能知票擬，寔出臣手。又三俊清剛，係五朝人望。臣
終以爲不可不用。是臣罪不減。慎言竊念朝廷之尊
尊于李勉，天子之貴貴以叔孫。臣忝輔游坐視宸陛
兒若訟庭，愧死無地。請賜罷斥。各奉勸。留。六月命禮
部爲國璽，以金代之史可法、馬士英各奏。吳三桂殺

此三種及
邊之錄朱
山父若之
托情無一
被應之耳

賊功封三桂。薊國公。世襲。遣海運中書沈廷揚運米
十萬石。銀五萬兩。濟其軍。召原任都督陳洪範。陞見
遣同兵部主事馬紹愉。賞因書使燕。應天。巡撫左懋
第。以毋變。請北行。加洪範太子太傅。懋第兵部侍郎。
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紹愉太僕少卿。給路費銀三萬
兩。以往。而命僉都御史程世昌。巡撫應天。時山東河
北。殺偽。響應德州。諸生謝陞。與原任遼撫黎玉田。御
史盧世瀛。貢生馬元驛等。殺偽防禦使閻傑等十八
人。奉宗室朱帥欽。檄稱濟王。淮揚清撫路振飛。巡按

王愛擒原任河南叅議僞官呂弼周王富率士民射殺之又擒僞官胡來賀未自成李魁春沉之河又擒癸未進士僞官武懷解京宿遷百姓又擒僞將董學禮殺之濟寧都司李元和殺僞官劉濬尹宗衡張問行傳龍等九人因原任堯西道副使叛官王世英解京獻俘開封府隄下潛夫寨勇李遇知劉洪起等各殺僞官南附原任河南勸農兵部尚書丁啓胤命叅將丁啓光俘獻僞官陳奇賈士俊尚國俊許承蔭孫澄范雋郭經邦等七人陛見青州府銜藩率諸生

二公有建
六律之
下幾微伸
非生特爲
野言之

驅殺僞官請徙內地。四川巡按御史劉之渤奏報合
江仁懷擒殺賊楊騰鳳張見陽等。擢樊僉都御史。巡
撫山東。丘磊充山東總兵官。加謝陞少師兼太子太
師。玉田兵部尚書。世准工部侍郎。時訛傳德王起義。
以謝陞爲謝陞也。改潛夫江西道御史。巡按河南。啟
睿以原官爲河南安撫。賜遇知洪起總兵官刺之。勸
下部紀錄。振飛尋爲馬士英論罷。燮初任祥符令。三
守危城。才識胆力無不超絕。其在淮極著勞績。與振
飛鼓舞官民。殺僞使。碎僞牌。賊騎逼河上。憚跽不敢

前民間義兵集至一二十萬聲勢之壯有若長城人
共倚之士英奏薦欽案阮大鍼以知兵賜冠帶陛見
舉朝大駭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
鍼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阻大鍼舊制京堂必會議
乃于大鍼更光明士英曰臣非受其賄何所不光明
弘圖曰何必言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
之耳弘圖出即乞休士英復爲大鍼奏辨言魏忠賢
之逆非關賊可比且攻弘圖曰廣諸人護持局而謂
于所愛而登之天者即曰先皇帝原無成心也于所

阻用大鉞
 王也薦用
 大鉞權也
 借使大鉞
 大百才舉
 則廷瑞之
 逆海非幸
 欺可比權
 亦何妨于
 江無奈一

忌而錮之淵者。即曰先皇帝定案不可翻也。欺罔莫甚。曰廣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漸無術。調和近見。欽案撤讎。又懼無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覆雨。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淒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遂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濟議而已。郭維經奏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寔錄將修。若將此案抹殺。不書則赫赫英靈。恐有餘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鉞。對照川顯顯。

得柄用遂
致七國小
人之不可
輕進如此
哉

今旨未免少愆。并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惟願陛下
愛祖宗之法。因愛先帝。并愛先帝之絲綸。呂大器奏
言先帝血食未寒。爰書凜若日星。而士莫悍然不顧。
請用大鉞。不惟視吏部如芻狗。抑且視陛下爲弁髦。
給事中羅萬象奏言。輔臣薦用大鉞。或以愧世之無
知兵者。然而大鉞寔未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未見
枕上之陰符。而袖中之黃石也。伏望許其陛見。以成
輔臣吐握之意。禁其復用以杜邪人覬覦之端。御史
詹兆恒疏言。欽案諸人久圖翻局。幸先帝神明內降。

確不可移。陛下蹕御龍江。痛心先帝異變。與諸臣抱頭號哭。百姓聞之。莫不洒血搥胸。愿思一報。近聞燕齊之間。士紳皆白衣冠。籲先帝而呼天。驅殺僞官。各守險隘。此誠先帝德澤在人。國憤非常有。以激發其忠義耳。今梓宮夜雨。一杯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國仇未復。而忽召見大鉞。還以冠帶。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懷遠侯嘗延隘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陳良弼。王孫蕃。左光先。兵部郎中尹民興等。皆連蹠。糾不聽。大鉞召對稱旨。復具陳聯絡控扼。進

張家寧流
白文何處
得歸其在
前爲司庶
布保元經
無非與素
余稔聞之

取接應勦賊四着。又陳長江兩合三要十四際。竟用
爲江防兵部侍郎。吏部尚書張慎言。工部尚書程註。
乞休去。贈慎言子舉人履旋爲御史。履旋以鬪賊拷
銀。義不受辱。歸書慎言。謂與其虧體以辱親。不如殺
身以明志。投雉而死者也。陸何應瑞。工部尚書徐石
麟。吏部尚書。召劉宗周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宗周屢
疏論時事。不著銜。稱草莽孤臣。首言大鉞進退。閔係
江左興亡。又言討賊之法。一曰據形勝。江左非偏安
之業。請進而圖江北。今淮鳳等處。各立重鎮。尤當重

事必不
行亦何
益此謀

在鳳陽而駐以陛下親征之師東扼徐淮北控豫州
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亦不遠以此漸恢漸進秦晉
燕齊當必響應兼開一面之網聽其殺賊自效賊勢
益孤賊黨自盡矣一日重藩屏地方之見賊而逃也
總由督撫非才即如淮揚數百里之間有兩節鉞而
不能禦亂卒之南下至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賊
尤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舂浮舟于遠地
是倡逃之寔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
屬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按軍法臨陣脫

一庶度不
合時宜

逝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日慎爵賞。今天
下兵事不競極矣。將悍兵驕。已非一日。今請陛下親
征所至。亟問士卒甘苦。而身與其之。乃得漸資騰飽。
徐張捷伐。一面分別各帥之封賞。誠應詠濫。輕則量
收重則弁奪。軍功既核。軍法益伸。左之右之。無不用
命。夫以左帥恢復焉。而封高劉。敗逝也。而亦封。又誰
爲不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旣濫中。璫從之。
臣恐天下聞而辭體也。一日覈舊官。燕京既破。有受
僞官而逝者。有在封守而逝者。有在使命而逝者。于

大臣之言
道學之機

法皆在不赦。急宜分別定罪。而至于僞命南下。徘徊于順逆之間者。寔煩有徒。尤當顯示誅絕。行此教者。討賊復仇。法畧具是。若夫邦本之計。貪官當逮。酷吏當誅。循良卓異。當被格旌異。則有安撫之役在。而臣更有不忍言者。當此國破君亡之際。普天臣子。皆當致死。幸而不死。反膺陞級。能無益增天譴。除濫典。不宜概行外。此后一切大小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又疏言賊兵入秦。踰晉。直逼京師。大江以南。固晏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遣

一人一騎北進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關坐視君
父危亡而不之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既而大
行之凶聞確矣敷天痛憤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
愆又當不俟朝食而方且仰聲息于南中爭言固圍
之策却兵權于關外首圖定策之功督撫諸臣仍復
安坐地方不後一步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二然猶
或曰事無稟承迫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不
然而亟馳一介使賫幣丸聞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
或起塞上羹王共激伏恥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兼

決論
如
日
報
觀

訪諸皇子的耕耨效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也。又不然而丞起閩師。鄭芝龍以海師直搗燕都。令九邊督鎮卷甲卸戈。出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又不出此也。紛紛制作。盡屬體面。天假之靈。僅令吳鎮諸臣一奏燕京之捷。將置我南中面目于何地。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三。而更有難解者。先帝升遐。頒行喪詔。何等大典。而遲滯日久。距今月餘。未至。臣卿在浙。如此遠省。可知時移事換。舛謬皆由。即成服。祇成名色。是先帝終無服于天下。

也。則今日典禮諸臣之坐誅者。四至罪廢諸臣。量從罪雪。自應援先帝遺詔而及之。乃一概竟用新恩。即先帝誅璫鐵案。前後詔書蒙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帝十七年之憂勤。念念可以對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歿。社稷。懼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于臣工。乃如此之薄。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立興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澤清傑等公疏。糾宗周。稱草莽孤臣有不臣之心。請加重懲。又糾宗周勸上親

征以勳。搃帝祚。奪諸將封。以激變軍心。不仁不智。獲
罪名教。黃得功又踴辦實。不與聞。馬士英陰尼之。不
得士。弘光論。憲臣平日以議論取重。蓋刺之也。史可
法以廷臣論是非。疆臣論功罪。兩解之。起錢謙益。陳
于壯。轉黃道周。各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補華允
誠。吏部員外。及父彞。吏部主事。允彞盡以家產籍于
官。以助兵餉。討賊授黃文煥。楊廷麟。翰林院編修。文
煥以道周建言被杖。牽累華問。廷麟因忤嗣昌降。謂
軍前贊畫者也。御史李樸。既言今日諸臣能刻刻自

認先帝之罪。臣方能紀。帝常勅。尚爵爲陛下之功。臣太
捧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爲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爲
名。而甚至輕加鎮將於義未安。鎮將事先帝未聞效
桑榆之收。事陛下未聞汗馬之績。按其罪亦在戴罪
之利。倘謂勸進有意。足當夾輔。抑以勸勉。敵愾無難
溢利。然而名寔之辦。何容輕假。願陛下勅諭諸大臣
立志以倡。率中外力圖贖罪。勿但炫功。必大慰先帝
殉國之靈。庶堪膺陛下延世之賞。一概勸爵。俱應辭
免。以明臣誼。至緣繪有體。勿因大僚而過繁。拜下宜

嚴勿因泰交而稍越。繁緩可惜。勿因近侍而稍寬。太
僕少卿萬元吉。疏言主術無過寬。嚴道在兼濟。官常
無過任議。義貴相資。先皇帝初蒞海宇。懲違濬用事。
斷削元氣。委任臣工。力行寬大。諸臣徇之。爭意見之。
玄黃畧網。繆之桑土。○入郊圻。束手無策。先帝震怒。
一時宵壬。遂乘間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告密延杖。
加派抽練。新法脩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
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中外不寧。國家多故。十餘
年來。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于是更崇

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爲太平。可致諸臣復思競賄
賂。悉欺蒙。每趨愈下。再櫻聖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沒。
蓋諸臣之孽。每乘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
于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用。偶偏也。昨歲孫傳庭。推
兵關中。議者俱以爲不宜輕出。出則必敗。然已有是
推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卽謂急撤關寧。吳三桂。俾
隨路迎擊。可以勝賊。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蹙
地議之者矣。及賊勢薰灼。廷臣勸南遷。勸出儲。監國
南都。語不擇音。亦權宜應爾。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

田事後而觀成。迫恨違者之悞。國故事幸不敗。必其服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大率類是。當局者心休無全利之害。誰敢違衆獨行。旁觀者偏見無全害之利。必欲強人從我。私意徒滋。寔着未講國事。因之大壞。莫救。則以任議之途大崎也。又甌言賊今被剗入秦。挑精選銳。垂涎東南。轉盼秋深。出商漢。則徑抵襄承。出豫宋。則直窺江北。兩處兵民積怒。深怨于斯時。民必爭迎賊以報兵。兵更退疑民而進。長賊恐將士之在上游者却而趨下。在北岸者急而

漢人懷
各異其情

渡南金陵重地武備單弱何以當此臣竊窺人情類
皆積薪厝火安寢其上若功者思爲史冊之矯誣見
才者不顧公論之注射吾戰徒紛是備不講一旦有
急不識置陛下於何地得毋令三桂竊笑江左諸人
功非功而才非才乎吏科馬嘉植疏陳立國本事一
改葬梓宮一迎養國母一訪求東宮二王一祭告燕
山陵寢末言今日在君父力自貶損導養原非樂受
在臣子痛加悔艾富貴豈所相期茅茨雖陋可勿剪
也有以勞人費財導者勿聽經武以外可概節也有

以處優安。衍進者勿聽。刑部侍郎賀世壽疏言：刑賞宜慎。如吳三桂奮勇血戰，李郭同功，拜爵方無愧色。若夫口頭報國，豈其遂是千城河上，擄兵曷不以之敵愾。恩數已盈，勲名不立。冒濫莫甚。疏上，俱報聞。而已釋高墻罪宗七十五案，凡三百四十一名，爲庶人。遣太監王肇基督催閩浙金花銀兩。肇基原名坤，卽崇禎朝肆惡淮揚者。大學士高弘圖等諫止之。上先帝尊號曰思宗烈皇帝，周皇后曰孝節皇后。忻城伯趙之龍言：思非美字，尋易爲毅宗烈皇帝。尊建文君

爲惠宗讓皇帝。景帝爲代宗。景皇帝復懿文太子爲
興宗。孝康皇帝尊皇考福恭王爲恭皇帝。諱改爲孝
皇帝。立崇廟。允禮部尚書顧錫疇議。削溫體仁文忠
謚。尋復之。予大學士文震孟謚文肅。劉一璟謚文端。
賀逢聖謚文忠。禮部侍郎羅喻義謚文介。詹事姚希
孟謚文毅。兵部尚書呂維祺謚忠節。山西巡撫蔡懋
德謚忠襄。隨州知州王熹謚忠愍。懋德謚尋奪之。湖
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求
召對。旣入。澍面糾馬士英奸貪不法。淚與語下。志孔

嘯疏無此
簡切聲

復前佐澍言其無上諸事士英稱疾出直而以金幣
餽福邸舊閣田成張執中等兩閣向弘光曰主上非
馬公不得立茲遂馬公天下皆議主上背恩矣且馬
公在閣諸事不煩主上可以優閒自在馬公去誰復
有念主上者弘光嘿然卽賜諭留澍復連上十疏稱
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能成功於外者必陛下
內秉精明外採輿論國人皆曰可殺則殺之毋因一
時之才情博辨誤信小人使黨羽旣盛禍患驟至又
云正人君子乞陛下師事數人以樹儀表使輩敬之

下貪污結舌邪佞閉氣無所容其樹黨庇奸之私而後討國門以外之賊無難又云自魏璫窳積神器以來實隳今禍附逆之人與薦道之人皆自取之乞陛下懸諸日月以除魑魍弘之方使高趙河赴楚乃去先是六月初二日清朝傳檄至濟寧一固山額真石爲傳奉事奉攝政王令旨各調真馬前往山東等處所過地方官民嚴加迎接逆者以抗師治罪一平西王吳爲安撫殘黎事稱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南下解仰山東等處速速投誠等情至是七月初一日

定爲水封
張木但百
姓之類何
真而爲老
或功名地
乎

又有部文索取朋籍時山東服欵。盧世淮降。李建泰
謝陸馮銓皆爲。清朝內院大學士。濟王走死而畿
輔重地。兵民不輯。鎮將于永綬駐鎮江。會與浙兵聞
殺浙督守備李大開中矢死之。邊兵焚民居數十里。
邊兵有云。四鎮以殺搶封伯。吾輩何憚不爲。事聞命
赴史可法軍前核治。興平伯高傑跪言。目今大勢守
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黃河無險。
自穎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或曰。有長江天塹在耳。若
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浦。承爲江南。

門戶已乎。伏乞和盤打弄。定斷速行。中興大業。庶有
可觀。傑發摠兵李朝雲。赴泗州。又發叅將蔣應雄。許
占鬼郭茂榮。李玉。赴徐州防守。寧南侯左良玉。報稱
副將蘇薦。遊擊朱國強。斬賊四百餘級。獲僞官江一
洪。獻俘京師。又獻賊遣僞將馬科。至四川。招安保寧
一帶。原任兵部主事鄒獻珂。起兵戰於桃園。賊兵潰
。追獲僞將宋朝臣。斬之。道御史陳善。募兵雲南。廣西
。巡撫方震。肅松江。知府陳亨。給事中李維。與兄食
。都御史李光泰。先後各措餉募兵入衛。而建陽知縣

將芬捐俸資造火器。募勇士朱子勛劉鎮管等三請
勤王。其詞有曰。幸而邀天之幸。迅掃在氣。指日委乳。
社稷之福。否則惟有險。歷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以
明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以無負職三十年讀書之
志。議者壯之。命總兵官王之綱迎太后於河南郭家
寨。常守義家。以僉都御史劉之渤巡撫四川。范鏞巡
撫貴州。時賊賊在川。陷涪州。再陷瀘州。順流下重慶。
破成都。取壯男子去耳鼻及兩臂。驅至洛州。縣言其
至而不下者。視此。但殺王府官紳。其待秋毫無犯。由

是所至如彼竹。巡撫龍文光及舊撫陳士奇。重慶推官王行儉俱死。瑞王蜀王。圍門遇害。總兵趙光遠。降賊士英。猶請降。敦獎之。考選游有倫。朱統銓。趙進美。沈宸荃。沈應旦。吳春枝。吳鑄。吳适。林冲霄。劉天斗。左光明。蔣鳴玉。湯來賀。李曰池。胡時亨。爲科道部屬官。起補張。朱禮部儀制司主事。熊汝霖。戶科給事中。章正宸。吏科給事中。正宸疏言。兩月以來。聞大吏錫鞶矣。不聞敵俘武臣私闔矣。不聞公戰老成引遜矣。不聞敵愾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而曰是助。助氣。

象臣雖愚知其未也臣以進取爲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此者河北山左忠義相應各結營寨多設僞官爲朝廷効死力不及今電掣星馳俱義申討是劇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宜亟撥江北四鎮分渡河淮脗絡諸路齊心協力互爲聲援使兩京血脉通而後塞并歷絕孟津據武關以攻隴右恐賊不難旦夕殄也陛下又何不編素親率六師於淮上但陛下親征豈必月矢不廢行陣哉聲靈所震入切剛伏虎豹豨豸曷憤百倍也今都門部院寺司各署不

稱行在。而工作儀文。陛下赫然欲爲中興。令主宜嚴。勅諸大臣。速開爾車徒。某舊額。某新增。水幾何。陸幾何。速備爾芻糗。幾何。本幾何。折主幾費。客幾費。選爾將帥。某堪登。某堪分。閫審爾形勢。某地定鎮。某地設堡。某處埋伏。某處出奇。修爾戈矛。繕爾城壘。進寸則寸。進尺則尺。扼險處要。大勢已得。天下大矣。不患無人。臣未見張韓劉岳之杰。不應運而出也。中旨傳。陞吏部侍郎張有譽爲戶部尚書。有譽清望素著。士英借以開傳。陞倖門也。正寢封還。力爭不聽。魏國公。

徐弘基、東平伯劉澤清、廣昌伯劉良佐、荐起原任吏部侍郎張捷、御史張孫振、劉光斗、工部主事鄒之麟、正宸又亂爭不聽。封太后弟鄒存義為大興伯、福府千戶嘗應俊為襄衛伯、補青浦知縣陳瓌為中書舍人、子王錡弟鏞、子無黨、世錦、衣指揮使、以兵部侍郎、解學龍疏荐、內批陞原任戶部主事葉廷秀為都察院堂上官、監生涂仲吉、生員諸火明為翰林院待詔、應俊者本革工值、弘光出、下應俊負之、履雪中數十里、脫於難、與鏞、燦、無黨各異、衛有功者也、廷秀、仲吉

承明者皆先帝時。申救道周。下獄杖。或者也。補陳子龍其科給事中。子龍跪請廣忠益。謂當黃道周。解忌權佞。搆陷至深。先帝震怒。禍將不測。群工百官相戒。糾古。獨徐仲吉以孤。重担繫。走萬里外。上書比闕。子杖下獄。獄吏希迎。拷掠荼酷。至死不屈。以明道周之冤。此雖王調。賞械以訟。李固杜仲。殺身以救。李雲亦不過是。幸先帝聖明。得以俱免。憲臣劉宗周。昔以廷諍去國。孝廉祝淵。毅然請留。先帝已輕議。許迨後。奸臣挑激。復徵檻車。雖與仲吉得禍。輕重有殊。然爲國

惜賢舍生取義其揆一也。當仲吉赴戍之時，祝淵被逮之日，臣皆得與接對。仲吉凝靜深遠，絕不以立名自喜。祝淵謙抑溫恭，惟以出位引咎。間有授贈錙銖，不納。若置之臺諫之班，必有以上補袞職下剔奸邪。又疏請慎名器，謂陛下間關南返，從官幾何，衛士奄尹寥寥無幾。今天位既登，來者何衆，不過其流何所底止。必將人誇翼贊之功，家切從寵之念，傷體害政，非國之福。夫勸功誘善，惟在爵賞。一爲輕濫，後將無板。豐沛故人，文墨小吏，自昔爲嫌。朱紫盈門，貂蟬滿

座尤幸國典立政之始。惟願陛下慎持之。嗣後果修
服勞有功。但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貽曹風。
不稱之譏。犯大易負乘之戒。又疏請用賢。勿二爵人。
以公一在。憲臣之宜召也。憲臣老成清直。海內盡知。
今入國門。寄居蕭寺。不得一望天顏。在陛下以方論
大臣和衷共濟。恐憲臣慙直。奏對之際。復生異同。然
臣以陛下疑畏君子之機。從此而生。恐君子有携手
同歸之志。黃道周之流。皆躑躅而不前矣。陛下誰與
共濟天下哉。一爲計臣之特用也。計臣清端敏練百

詞嚴義正
大臣作程
之伴

僚所服。但古制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墨敕斜封。覆帳
可鑿。萬一異日。有奸邪乘間。左右先容。銓司不及議。
宰輔不及知。而竟以內降出之。臣等不爭。則律門日
開。臣等爭之。則已有前例。立國之始。臣愿陛下慎持
之也。疏入。俱不聽。大學士姜曰廣疏言。祖宗會推之
典。立法萬世。無弊斜封墨敕。覆帳具在。臣觀先帝之
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爲盛。美先帝之善政。亦間
出。而以頻出中旨爲亂階。用閣臣內傳矣。用部臣勛
臣內傳矣。選大將言官。亦內傳矣。他無足數。論其尤

者。其所得閹宦。則逢君殃民。奸險刻毒之。固延。歸。溫。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等也。其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猾之。陳新甲等也。其所得勳臣。則力阻南。選。盡。散。守。禦。雅。在。之。李。國。禎。也。其所得大將。則純袴。支離之。王。樸。倪。龍。輩。也。其所得言官。則貪婪無賴之。史。塗。陳。啟。新。也。凡此皆力排衆議。而自中旨者也。乃其後效。亦可觀矣。且陛下亦知內傳之。故乎。揔。出。部。夫。熱。心。仕。進。一。見。擯。於。公。論。遂。乞。哀。於。山。廷。線。索。閹。通。中。自。有。竅。門。戶。摧。折。巧。爲。之。詞。內。廷。但。見。其。可。憐。

之米聽其一而之詞遂不能無聳動間以其事密聞於上又得上之意旨轉而授之於是平臺召對片語投機立談取官有若登塲之戲臣昔痛心此弊亦於講義敷陳但以未及暢語至今猶存隱恨先帝既憫陛下豈堪再悞哉天威在上客勿深嚴臣安得事事而爭之但願陛下深宮有暇溫習經書間取大學衍義資治通鑑視之如周宣漢光之何以竟忤達烈晉元宋高之何以終徂偏安武侯之出師征蠻何慘慘以親君子必遠小人爲說李綱之受命禦○亦何以

禁章三大
弊政其報
未易盡救
區區名位
何足以云

切切信君子勿間小人爲言。反覆思維。必能發明聖
性。點破邪謀。陛下見其用臣之身。不若行臣之言。不
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猶戮壽之以供人刀俎也。御
史和彪作疏論時政。謂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
衣衛。高皇帝因見非法凌虐。二十年遂焚其刑具。移
送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以鍛鍊爲功。
以羅織爲事。雖曰朝廷之爪牙。定爲權奸之鷹狗。口
詞從迫勒而來。罪案聽措授而定。卽舉朝盡知其枉。
而去司誰雪其冤。酷慘等於來周平反。從無餘杜。此

詔獄之弊也。洪武十五年改儀鑾司爲錦衣衛。常
直駕侍衛等事。未嘗有緝事也。迨後東廠設立。始有
告密之端。川銀而打事件。得賄而鬻刑。章飛誣多及
善。良赤棍立成巨萬。招承皆出於吊拷。怨憤克塞於
京畿。欲絕苞苴。而苞苴托之愈盛。欲究奸宄。而奸宄
未能稍清。此緝事之弊也。若夫刑不加於大夫原祖。
宗忠厚立國之本。及於逆瑾用事。始有士衣受杖者。
刑章不歸司敗。撲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致
必殺之刑。况乎朝廷徒受拒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義。

正人君子
計前一綱
打盜漢

之譽。蓋當血濺玉帛。肉飛金陛。班行削色。氣短神搖。卽極錄隨。頌已。竟驚骨削矣。是豈明盛之休風。大失君臣之分。此廷杖之弊也。伏乞陛下嚴行禁革。馬士英阮大鍼投意。建安玉府鎮國中尉候考吏部朱統鎮。詭誣姜曰廣。穢跡。顛有逆謀。詞連史可法。張慎言。曰大器等。禮科袁彭年。據祖制。爭之云。中尉有表。請先令長史司具啟。親王恭詳。可不然。後給北賚。奏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寶。直達御前。微刺頭。攻捕風捉影。陛下宜加禁嚴。

公論昭於
日月

臣禮垣也。事涉宗藩，皆得執奏。吏科熊汝霖言：「統額令血噴人，不顧拔舌如此，不駁朝廷設立言官何用？」通政使劉士禎亦言：「日廣勁骨，憲性守正，不阿居鄉。立朝皆有公論。統額何人揚波噴血，掩耳盜鈴，飛章越奏，不出職司。此真奸險之尤，豈可容於聖世？皆不聽。」於是李沾攻呂大器懷二心，劉澤清亦請誅大器，指其誣殺搃兵。柴時華起用王重寧，遂及此。甯續祚大器所奏馬士英、瞿官、賈爵敗怯亂紀諸罪，且言吳廷輝、三俊輩豈無一事之失，而清直剛介與望依婦。

折是膠州
百折不回
固執賢相
若王孟浩
之侃侃談
語亦庶幾
光成人非
厚矣

馬士英阮大鍼等亦有一技之能而貪鄙險邪群情
共恨大器予告去尋削職刑部提問日廣票擬降調
封疆失事太監孫呈秀內此子原官又票擬御史邢
彪佳論詔獄廷杖緝事三大弊許禁革發改票同官
王鐸言吾輩志在報國若苟且因循害民悞國朕可
斷此旨不可疑也日廣揭稱臣所守者朝廷之法度
一官之職掌臣死不敢奉詔不聽鐸又疏言國家新
造人心易渙當以安靜爲主履衛應行禁止不聽弘
圖票擬正宸等爭中旨傳陞有譽事發改票再擬再

發改又揭爭統鐵糾日度事應究治亦再三發改票
及陳設厥衛爭用大鉞請召可法入直數事弘光召
入厲聲責弘圖把持弘圖言臣死不敢奉詔不聽復
具疏辨尋予告去例轉科道陸朗爲僉事黃耳 equal 爲
副使內批留用徐石麒言 equal 交通內臣俸留非
法 equal 耳 equal 疏攻姜曰廣徐石麒劉宗周結黨欺君把
持朝政無人臣體曰廣石麒宗周各予告去御史游
有倫奏今日國事淆亂不知禮義廉耻爲何物明知
君子進退不苟故以含沙之口激之速去甚至常人

視一官爲
並則無不
能盡之言

所不忍道者。實於君父之前。科道微有糾劾。則指爲
比黨。相戒結舌。真所謂前有所諷而不見。後有賊而不
知也。戶科吳廷胤言曰。廣宗周歷事五朝。貞心亮節。
久而彌劬。應亟賜留。不聽。吏科熊汝霖奏朝端之上。
玄黃交戰。卽一二人之用舍。而始以助臣。繼以方鎮。
固開恢境之術。全然不講。惟舌鋒筆鏑是務。以匿情
而逐舊臣矣。俄又以疎箴而忝宰輔矣。繼又喧傳復
厥衛而人心皇皇矣。輔臣曰。廣忠誠正直。海內共欽。
乃么麼小臣。爲誰驅除。聽誰主使。且聞上章不由通。

政納結當在何途。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
數斜封。端自此始。事不嚴行。詰寃用杜。將來必至。厥
衛之害。橫者借以樹威。黠者因以侷利。人人可爲。叛
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僚禍。所不必言。小民鷄犬。亦
無寧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而一旦受此奇
慘。止有厥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今日締造之初。如
有嬰孩。調護爲難。豈可便行摧折。陛下試思先朝之
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得。始先帝篤念宗藩。而聞
寇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授。盡是殃民。則今何以使

前書不遠
後事之師

羅○冷○不○萌○而○維○城○有○賴○先○帝○隆○重○武○臣○而○死○綏○敵○愾○
十○無○一○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則○今○何○以○使○賞○罰○必○
當○而○惠○威○易○行○先○帝○委○任○勛○臣○而○官○舍○選○練○一○任○飽○
饑○京○營○銳○卒○徒○爲○寇○藉○則○今○何○以○使○父○書○有○用○客○氣○
是○屏○先○帝○簡○任○內○臣○而○小○忠○小○信○原○無○足○用○關○門○延○
敵○且○噪○傳○聞○則○今○何○以○使○柄○無○旁○操○而○恩○有○餘○地○先○
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皆○撫○誰○爲○捍○禦○超○遷○宰○執○
羅○拜○賊○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者○必○用○疏○入○
內○批○重○處○陞○祿○彪○佳○爲○僉○都○御史○巡撫蘇松戶科倪

此來多仗
人志

嘉慶追論兵部尚書張鳳翼揚嗣昌陳新甲調度乖
方又論戶部尚書李待問加餉殃民致貽寇患命削
待問官以爲聚斂者戒又用御史鄭友玄言削故大
學士周延儒薛因觀溫體仁總督熊文燦官銜廢典
國觀尋以兵科戴英訟冤下部議復予湖廣巡按劉
熙祚謚忠毅宣大總督盧象昇謚忠烈復邵英毛羽
捷原官贈吏部侍郎葉盛爲吏部尚書史稱盛博學
宏才文武並濟憲宗朝名臣也戶科錢增疏請修水
利言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水以太湖爲腹以大

海爲尾閭。以三江入海爲血脉。蓋自吳淞滄寒。京江
微細。獨有婁江一派。而婁江之委七十里。曰劉家河。
乃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恃此以歸墟。不至橫
流泛溢者。則帶水靈長之利也。勝國時劉河深厝。運
艘市舶走集於此。近日漲沙淤塞。於是東流之水。逆
而向西。涓涓不入。灌溉無資。蕪之歲歲苦魃。疇龜
拆人牛立槁。雖復拮据如林。何從乞靈海若。而救此
涸轍之民乎。然此猶就早曠言耳。萬一大浸稽天。七
郡洪流。傾河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勢必以七

郡之田廬爲壑而城郭人民益不可問。東南數百萬財賦盡委逝波。其如國計何哉。蘇松巡按周元泰亦言劉家河急宜開濬。工部主事葉國華又疏請濬吳淞。俱下該撫察議。先是馬士英疏請誅逆言從逆諸臣。強半素是正人。君子之流。禮科袁彭年駁之。言從逆姓名傳播不一。在樞輔義憤填胸。或不覺言之。偶激然恐僉人乘間。陽爲正人口實。陰爲逆黨解嘲。甚且借今日討逆之微詞。爲異日翻逆之轉語。不至清國是而傾善類。不已。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夫從來

善類所歸。間襟匪德。往往有之。東京盛名。豈無逝死
之張儉。元祐銅鑄。亦有巧免之元章。三士作朋。官業
分席。七賢寄山王可。豈因鄭宮一姓之惡。遂毀
銅台全部之音。惟是溫公一信。蔡信而紹述之禍。旋
起唐室。一進逢吉。而興復之業。不終孔子曰。君子而
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歷觀往事。斯言
誠千古定案也。今日何獨疑之。八月命錦衣都督馮
可宗。遣役緝事。禮科袁彭年疏言。高皇帝時。不聞有
厥相傳文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官主之。此不

指陳弊病
則若列石
不減裴度
之諫唐帝
宗也

見正史。惟大學士萬安行之。亦不聞特以緝事著。嗣
後一盛於成化。然西廠汪直。踰年輒罷。東廠尚銘有
罪。輒斥。當時不得稱純治矣。再盛於正德。丘聚各大
用等相繼用事。皆倚逆瑾。煽虐醜。十六年之禍。天下
騷然。三盛於天啟。逆魏之禍。幾危社稷。復近事之明鑑
也。自此而外。列聖無聞。夫卽廠衛之興廢。而世運之
治亂。因之。頃先帝朝。亦嘗任廠衛訪緝矣。乃當世決
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歷而走之賄。故逆網
之方。卽從密網之地。而布作奸之事。又資發奸之人。

殊論

鑄鉢積之
泥汝卿之

以行始猶帕篋交際爲人情所有之常後乃賍賄萬
千成極重莫返之勢豈非以與援之途愈秘而專傳
送之關愈曲而費乎究竟刁風所煽官長不能行法
于胥吏徒隸可以迫脇其尊上不可不革竦入請浙
江按察司照磨時太妃來自河南弘光諭戶工部限
三日內抄括萬金以給賞賜太監諸朝進請給工料
錢糧約數十萬工部尚書何應璫侍郎高倬苦點金
無術懇祈崇儉工科李清亦疏請節省不聽又詔選
內員選宮女閭巷騷然科道李維樾陳子龍朱國昌

各疏諫亦不聽。加翼戴。恩。史可法少保。馬士英太子太師。高弘圖。姜曰廣。王鐸。太子太保。徐弘基。劉孔昭。朱國弼。折祚昌。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各陞賞。世廕。又加南臨。恩。可法少傅。士英少保。弘圖曰廣。鐸太子太傅。特陞李沾都察院左都御史。晉國弼保國公。張文光太常少卿。以定策功多也。換授朱統纘爲行人。以自陳。逐曰廣。故赦從。遂來歸。兵科時敏開屯大隗山。中允衛胤文兼兵科給事中。監典平伯軍。以原未從。遂南來。遣薊總督王永吉經畧山東河北。兵部尚書

二公清
心微事人
也惜大原
將傾非一
木能支取

張縉彥代丁啓睿總督河南勸農永吉剔歷中外曉
暢兵機山左感其德義卽東平亦聽其約束而縉彥
夙饒經濟在河南徧歷深山窮谷宣布朝廷德意延
問流民給田開墾倡義興師奮不顧家母祖妻妾流
離致死拮据無成君子惜之以浮海來歸順天巡撫
楊鵠爲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
罷浙江巡撫黃鳴俊降浙江巡按任天成以許都餘
黨復叛處分未定故也并議前任巡按左光先罪令
在朝浙臣具奏情形光先在浙風裁清卓以光斗第

公道在人
賊投不得

故與阮大鍼有世讐。又首劾士英。大鍼故借事陷之。朝右無敢爲直言者。蕪松巡撫祁彪佳獨言許都之變。突發于東陽。義烏。浦江。皆無堅城。光先事竣出境。聞變。遂還撫軍懸關。一切調兵措餉。皆其宵旦詰拮。變起不一月。元兇投首。兩浙危而復安。乃今奉旨推求夫弄兵揭竿。至於破城虜邑。其罪豈不當死。當日兵威所迫。賊已窮蹙。而後乞命。與陣擒無異。非誘降也。設誅鋤不力。養虎貽患。後來國難方張。又不知作何舉動矣。豈可反以激變罪之乎。于是大鍼并切齒。

避親即
登內舉不

彪佳陞解學龍刑部尚書改兵部主事凌駟爲御史
巡按山東便宜聯絡河南等處起丁魁楚巡撫承襲
陞王深巡撫查萊越其餘巡撫河南各僉都御史其
傑鄉科罷閒以士英妹夫故起之啟曆既觀望改推
杰燮永吉赴任無地皆不行以保國例晉東平伯劉
澤清侯爵又晉誠意伯劉孔昭侯爵孔昭不受又封
福建總兵官鄭芝龍南安伯賜璵衣國弼薦用欽案
楊維垣爲通政使起蔡奕琛吏部右侍郎內批補張
捷吏部左侍郎尋進尚書補張孫振爲御史掌河南

初趙齊白
辨甲盛事

道印孫振論劾蕪松巡撫初彪佳貪奸且定策有異
議詞連吳姓鄭三俊劉宗周等彪佳罷去以易應昌
爲都察院副都御史郭維經爲僉都御史起葛寅亮
太常寺卿成勇福建道御史文安之詹事府詹事劉
同升翰林院寺講趙士春翰林院編修寅亮安之清
望素著勇以詩言獲罪直聲振天下同升士春忠孝
世傳皆以劾楊嗣昌奪情與黃道周言去國者也
陞賀世壽戶部督倉尚書起王志道戶部侍郎中紹
芳督餉侍郎志道佐憲以監視內臣越俎叅官廷詳

革職。紹芳居官清慎，因溫體仁欲傾文震孟，許譽卿文致遣戍。至是，雪之。以禮部尚書顧錫疇祀海行，命侍郎管紹寧署部事。加大學士王應熊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賜蟒劍。開洛選義，陞張鳳翔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蘓松。盧若騰僉都御史，巡撫鳳陽。若騰以海道著績，擢不赴。鳳翔因殺賊官薦至京者。也。九月，予北京殉難諸臣謚。大學士范景文謚文貞，戶部尚書倪元璐謚文正，左都御史李邦華謚忠文，副都御史施邦曜謚忠介，戎政侍郎王家

彥、謚忠端、刑部侍郎孟兆祥、謚忠貞、大理寺卿凌義渠、謚忠清、太常寺卿吳麟徵、謚忠節、庶子周鳳翔、謚文節、論德馬世奇、謚文忠、中允劉理順、謚文正、簡討汪偉、謚文烈、太僕寺寺丞申佳胤、謚節愍、給事中吳甘來、謚忠節、御史陳良謨、謚恭愍、陳純德、謚恭節、王章、謚忠烈、吏部員外許直、謚忠節、兵部主事成德、謚忠毅、金鉉、謚忠節、觀政進士孟章明、謚節愍、立祠賜名旌、忠、贈理順妻萬氏、妾李氏、德母張氏、淑人鉉母章氏、妾王氏、偉妻耿氏、恭人世奇、妾朱氏、李氏、良謨

妾時氏孺人、建坊旌表。又予勳戚惠安伯張慶臻、謚忠武、襄城伯李國禎、謚貞武、新樂侯劉文炳、謚忠壯、左都督劉文耀、謚忠果、駙馬都尉鞏永固、謚貞愍、太監王承恩、王之心、謚忠愍、李鳳翔、謚恭壯、鳳翔以降、賊被殺者、大同巡撫衛景瑗、謚忠毅、宣府巡撫朱之馮、謚忠壯、總兵官吳襄、謚忠壯、特贈遼國公周遇吉、謚忠武、工部主事王鍾彥、經歷施溥、中書舍人宋天顯、各予祭葬、贈刑部郎中李逢申、太僕寺少卿諸生許琰、翰林院五經博士布衣湯文燮、中書舍人又沈

行諱英維
孔無章惟

二六九

四

後補子開國諸臣諡郢國公馮國用諡武翼濟國公

丁德興諡武襄德慶侯廖永忠諡武勇定遠侯王弼

諡武威長興侯耿炳文諡忠愍潁國公傅友德諡武

靖宋國公馮勝諡武壯永義侯系世傑諡忠烈河門

王俞廷玉諡武烈東勝侯汪興祖諡武愍 侯茅

成諡武烈濟陽侯丁普郎諡武節高陽郡侯韓成諡

忠壯東丘郡侯花雲諡忠毅丹陽縣男孫炎諡忠愍

當塗縣子王愷諡壯愍高陽郡侯許瑗諡忠節涓雲

伯胡深諡襄節御史中丞章溢諡莊敏晉府長史桂

彥良謚敬裕。唐事唐鐸謚敬安。祭酒劉崧謚恭介。東莞伯何真謚恭清。平遙訓導葉居昇謚忠愍。姑熟郡公陶安學士詹同俱謚文獻。又補予正德朝死諫諸臣謚。御史蔣欽謚忠烈。兵部員外陸震謚忠定。工部主事何遵謚忠節。刑部主事劉較謚孝毅。大理評事林公彌謚忠恪。行人孟昂謚忠介。李紹賢謚忠端。俞廷贇謚忠愍。李翰臣謚忠毅。詹軾謚忠潔。劉平甫謚忠質。公和事中周璽謚忠愍。指揮張英謚忠壯。又補予天啟朝死。諸難諸臣謚。副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周

謝瑞御史。周宗建。袁化中。李應昇。俱謚忠。黃尊素。謚忠。端。工部主事。萬燦。謚忠。貞。副使。顧大章。謚忠。愍。蘇松巡撫。周起元。謚忠。惠。又補予建文朝死難諸臣。謚文學。博士方孝孺。謚文正。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刑部侍郎張昺。太常寺少卿盧原質。給事中葉福。俱謚節愍。禮部尚書陳迪。御史大夫景清。大理少卿胡閏。俱謚忠烈。兵部尚書鐵鉉。謚忠襄。修撰王叔英。謚文忠。禮部侍郎黃觀。謚文貞。戶部侍郎卓敬。御史大夫練子寧。俱謚忠貞。衡府紀善周是修。按

察使王良俱謚貞毅。編修王良太常少卿廖昇俱謚
文節。刑部尚書暴昭左贊善連極俱謚剛烈。都御史
茅大方御史高翔教授陳思賢燕府伴讀俞逢辰俱
謚忠愍。給事中黃鉞謚忠獻。御史魯鳳韶參軍斷事
高巍俱謚忠毅。左拾遺戴德彝御史魏冕俱謚毅直。
兵部侍郎姚善知縣顏伯瑞俱謚忠惠。大理寺丞鄒瑾兵
部侍郎譚翌俱謚忠愍。都御史陳性善謚忠節。燕府
長史葛誠俱謚果愍。刑部侍郎胡子昭謚介愍。谷府
長史劉璟謚剛節。御史林英謚毅節。魏國公徐輝祖

謚忠貞。越嶲侯俞通淵都指揮。屢能。俱謚。裴烈。衛卒
儲。福。謚。貞。義。都指揮。謝。貴。壯。得。俱。謚。勇。感。馬。宣。謚。貞
壯。朱。鑑。謚。壯。烈。皆。兗。給。事。中。李。清。謚。也。又。先。後。補。子
右。都。御。史。沈。子。木。謚。恭。靖。工。部。尚。書。沈。做。煥。謚。裴。欽。
副。都。御。史。張。瑞。謚。清。惠。禮。部。尚。書。董。其。昌。謚。文。敏。大
學。士。何。如。罷。謚。文。端。孫。承。宗。謚。文。忠。太。常。少。卿。鹿。善
繼。謚。忠。節。禮。科。沈。胤。培。疏。請。立。中。官。舉。經。筵。定。朝。儀。
謂。今。永。巷。無。脫。簪。之。傲。腔。峒。鮮。問。道。之。謨。頻。笑。或。假
借。於。從。龍。而。簾。遠。堂。高。之。義。不。若。是。非。或。混。清。於。市。

虎而陰陽消長之閑可虞陛下誠思此身爲祖宗付托之身先帝之大仇一日未復卽九廟之神靈一日怨恫而正朝廷以正百官正萬民先自官闈始則選立中官爲第一義經筵業奉明旨尤祈汲汲舉行或召詞臣詢經史或召部臣考政治而時令臺諫之臣陳得失官中萬幾之暇披覽資治通鑑及本朝寶訓等書以知前代興亡之迹祖宗致治之由至於朝儀多闕大典未光如朝門不應奏樂而奏樂各衙門應奏事而不奏事凡若此類並宜申飭戶科吳道疏請

有司者
思之恨然
後有治吳
之霸業有
起辨擊楫
之忿然後
有中吳之
功古今
觀然此誠
遠古不盡

憂勤節愛言國耻未雪陵寢成墟豫東之收復無期
楚蜀之摧殘彌甚舊都草創一事未舉萬孔千瘡憂
危叢集又况畿南各省是處旱災兼之臣都消長多
虞將帥玄黃構囊伏惟陛下始終兢惕兼攸祖制早
午晚三朝勤御經筵面詔時政親近儒臣朝期無更
傳免而又躬崇儉約尚茅茨而省工作嚴爵賞而重
名器鏘銖必恤俾佐軍興諸凡無蕪之征一槩報罷
被災之地確嚴酌緩墨吏必懲蠹胥必殛根本之計
孰大乎此大理寺卿鄭瑄疏荐蘇松兵備程珣會琦

與雍宦彭歌祥妾杜氏通情事敗互訐聞於士英卽
於疏批重處杜贈珣詩有云爲憐貴客芳心醉欲訪
仙郎帆影遙時共傳之中旨拔福建副使郭之奇爲
詹事府詹事內批補

梁應奇爲給事中王憐

鄭瑜爲御史召賄降敵賊錦衣都督劉儒至京仍補
原官初左良玉板復斬黃僑送馬士英赤金三千兩
女樂十二人士英笑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遂誑先
帝復職至是用之以陳鼎謝德溥爲禮部右侍郎兼
詹事府詹事余鳳吏部文選司主事晉何騰蛟兵部

侍郎兼會都御史、巡撫湖廣、追奪川撫張論平奪百
捷功、加淮撫田仰兵部尚書、世廕錦衣指揮使、仰屢
覲請餉、弘光以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
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命仰與劉
澤清通融措辦、時澤清大興土木、造宅淮安、極其壯
麗、四時之室俱備、借擬皇居、休卒淮上、無意往北、仰
與其事、但知請餉、不知餉之所用、仰故馬上英、私人
也、士英請免府州縣童生應試、上戶納銀六兩、中戶
四兩、下戶三兩、得赴院試、又詔行納貢例、廩生納銀

三百兩。增六百兩。附七百兩。又立開納助工例。武英殿中書納銀九百兩。文華中書一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銜一千兩。監紀職方萬千不等。皆以助軍興也。時爲之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麇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袋。填塞馬家口。奉化布衣方翼則。抗原上言政所克。終著送刑部問罪。又有布衣何光顯。疏請誅馬士英。劉孔昭。詔戮於市。籍其家。遠近爲訟寃云。

明季遺聞卷二終